

茫茫印度洋，一望無際。

熾熱的陽光照射着湧動的海水，海面上發出動盪的光芒，到處波光粼粼，像無數反光的玻璃在晃動。太陽的光熱照射進大海，高溫瞬間就被吸收了；然而那熱度似乎在海底又聚集起來，把大海燒得沸騰了。你看吧，蔚藍的海水洶湧起伏，時而凸起，像山一樣高大雄偉；時而凹陷，如同山谷深不可測。太陽的光芒與浩瀚的大海，就像一對既融合又分離的戀人，誰也離不開誰，誰也不服氣誰，它們一直在推搡着、擁抱着、翻滾着……

海鳥在浩瀚的大海上翱翔。牠們一會兒迅疾俯衝下來，像流星一般，從你的眼前掠過；一會兒躡上雲天，如離弦之箭，瞬間不見了踪影。

葡萄牙「天福號」商船於去年4月7日乘季風從里斯本出發，歷時一年零三個月，今天終於到達印度西海岸著名城市——果阿。這裏是葡萄牙海外殖民地，有大量葡萄牙駐軍。

前甲板站滿了人，有軍人，有商人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；有的仰望天空，有的俯瞰大海；有的在揮手，有的在散步，還有的在伸懶腰打哈欠。人群之中，一位身穿黑色衣袍的神父格外顯眼。他中等身材，通體勻稱舒展；額角寬闊，五官端正，面色紅潤，神情剛毅，一雙眼睛直視前方；冷峻中透出慈愛，微笑裏閃着堅韌。他的

胸前，佩戴一副銀質十字架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黑袍前襟三十三粒紫色鈕扣整齊排列，像一支整裝待發的軍隊。他站在甲板上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腦海中卻浮現出一幕幕往事。

他叫沙利衛，歐羅巴人，身上流淌着納瓦拉巴斯克望族的血液。他的祖先是納瓦拉王室高官，虔誠的天主教徒。他的母親出身名門，出嫁時以兩座城堡作為嫁妝。沙利衛最小，上邊還有兩個哥哥。沙利衛從小天資聰穎，深得父母疼愛。父親希望沙利衛將來能夠繼承家業，但他偏偏接受了《聖經》教義：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自己的靈魂，有什麼益處呢？」他內心聽從耶穌的召喚：「往普天下去，傳福音給萬民聽。」長大後，他轉向了神學，憑着聰穎的頭腦，以優異成績進入巴黎大學最富盛名的聖巴巴拉學院主修神學。他寫信給父親，表達了自己對未來人生道路的思考和選擇。父親看後非常驚訝，立刻動身去巴黎，欲勸說並阻止兒子，希望他回心轉意。但是，父親啟程後的第一天就病倒在路上。父親突然省悟：此乃天意，不能阻止。於是父親給他寫了一封回信，說兒子的想法符合天意，作為父親，他支持兒子的選擇。

五年大學生活，沙利衛涉獵廣泛，不僅學習神學，還掌握了豐富的科學知識，曾受教於著名數學家丁先生。由於成績突出，他獲得哲學碩士學位證書。大學期間，沙利衛的刻苦精神和優異成績受到多位教授的稱讚，其中神學教授侯依塔·柏拉瓦非常欣賞他，並且給了他深刻影響。這位有着傳奇色彩的教授是他的精神導師。柏拉瓦經常重複的兩句話深深印在沙利衛腦海中：「為耶穌征服世界。」「不要將海外傳教看成一種艱難的探險，而是一場征服別國的戰爭。」更讓沙利衛服膺的是柏拉瓦教授提出的一系列「適應」傳教策略，即掌握當地語言，了解當地文化，歸化當地上層，融入當地政權，潛移默化。大學期間的沙利衛便堅定了獻身耶穌基督的決心。

畢業前夕，柏拉瓦與沙利衛等六位同道者創立了耶穌會。凡進入耶穌會的人都須經過嚴格選拔，學識淵博，德才兼備，嚴守紀律，尤其具備堅守神貧的聖德。為了磨礪心志，沙利衛經受了四十天避靜退省的靈修神操歷練，四天未進一粒米一滴水。他還用細繩把臂膀捆綁起來，因為捆得太緊，以至於繩子勒進肉裏，臂膀腫痛，鑽心入骨。他之所以這樣做，就是要讓自己堅定信德，至死不渝。他不斷重複着柏拉瓦的名言：「主呀，除了你以外，我還想要什麼！」

大學畢業後，沙利衛到耶穌會舉辦的學院做修士，認識了孟安仁神父。後來他又專程趕到耶路撒冷進行朝聖，瞻顧耶穌基督受難、埋葬、復活、升天的聖跡。他被耶穌的精神所感動。回到巴黎，沙利衛隨即撰寫了著名的《聖靈論》一書，產生了很大影響。因為沙利衛表現突出，他被聘為龐勃羅納教區的神職人員，並很快晉升為司鐸。後來，他和耶穌會的修士們又去了羅馬，參拜羅馬教皇。令沙利衛難忘的是，在著名的聖伯多祿大教堂舉行的聖祭彌撒儀式上，他與耶穌會眾弟兄恭領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，並莊嚴宣誓：終生侍奉基督，堅守貞潔，傳經佈道，廣施福音。

在羅馬的日子裏，最值得驕傲的是羅馬教廷批准耶穌會成為正式傳教組織，柏拉瓦任會長。這具有里程碑意義。也就在那個時候，葡萄牙國王向羅馬教廷提出請求，希望教廷派出一位有才識、有責任心的傳教士到遠東的印度果阿，並擔任果阿教區總負責人。羅馬教廷批准了這一請求，責令耶穌會來完成選拔工作。柏拉瓦認為沙利衛是不二人選，便去徵求他意見。沙利衛爽快地答應了，因為神秘的東方對他充滿了誘惑。他知道，在印度，已有六萬人皈依了基督，他有責任去傳播福音，擴大影響。

當然，沙利衛知道去印度需遠渡重洋，路途艱難，有的會士死在了驚濤駭浪中。他也知道去印度傳教極其艱苦，會生病，會犧

牲。不過，他沒有猶豫。幾十年前，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發現了好望角，另一位著名航海家達·伽馬沿着迪亞士的路線開闢了里斯本至印度的新航線。那都是他引以為驕傲的，他一直把他們當作英雄膜拜。他希望能像達·伽馬一樣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為了聖教。

此時的葡萄牙王國正處於迅速發展時期，要開疆擴土，尋找新大陸，擴大貿易量。它的勢力也確實遍及大半個地球，無論是非洲，還是亞洲，無論是大西洋，還是印度洋，都飄揚着葡萄牙王國的旗幟。這次沙利衛乘坐的「天福號」商船，是葡萄牙最大的商船，排水量達兩千噸，在全球首屈一指；加上葡國兩艘軍艦護衛，一路走來，平安順利。他們沿着當年達·伽瑪開闢的航線，從里斯本出發，由北向南穿越大西洋，折過好望角，再由南向北，沿東非海岸進入印度洋。經過一年多的航程，結束萬里征程，終於到達號稱「東方的羅馬」——果阿。這一天是 1571 年 7 月 2 日，正好是聖母訪問節，也是沙利衛三十歲生日。

「神秘的東方，我來了！」沙利衛的思緒從往事中回到眼前，臉上露出自信的微笑，他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來。他轉身告訴僕人賴亞：「下船。」

2

果阿是葡屬印度的首府。沙利衛上岸後第一件事就是拜會果阿教區主教大人格爾，向他遞交羅馬教廷任命書，行吻足禮。格爾對沙利衛的謙遜態度十分高興，對沙利衛的到來表示最誠摯的歡迎，並向他介紹教區的情況。

「我老了，常有力不從心之感。您的到來，將使此地人民得到拯救。」

「主教大人德高望重，我當全力配合。」

「明天就煩勞您視察果阿教區，將來還可以到柯欽去看看。」

「遵命。」

從主教那裏出來，沙利衛又拜見了總督大人。總督大人希望沙利衛住在總督府內，沙利衛謝絕了。他說：「感謝總督大人美意，我住總督府不合適。我暫且住在主教大人那裏，以後看情況再定吧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沙利衛帶上賴亞，還有主教給他配的翻譯，就去巡察教區了。大街上好不熱鬧。雖然熾熱陽光當頭照，但大街上仍是人來人往。走路傲氣十足的是葡國人，給他們打太陽傘的是些黑奴。人群中最多的是印度商人，他們大多面色紅潤，頭戴紅巾，身穿白衣，腳蹬尖頭紅鞋。還有回回商人，寬衣闊帶，纏着頭巾。除此之外，還有波斯人、猶太人、敘利亞人、亞美尼亞人，大都是來做生意的。偶爾還能看到幾個中國商人。這是沙利衛第一次見到中國人，他覺得中國人的相貌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，沒有給他留下深刻印象。沙利衛對中國的了解僅限於在巴黎大學書本上的隻言片語，頭腦中對中國的概念完全是模糊不清的。

流經城區的是寬闊的曼多維河。此河與大海相連，各種船隻穿梭往來，一派繁忙景象。這裏既有阿拉伯人的船，也有古吉拉特人的船，最多的還是葡國商船和艦艇。商船在此裝載印度香料和絲綢、寶石，運往葡萄牙。有三桅船和雙桅船。三桅船是葡國最著名的武裝商船，長五十米，寬三十米，裝有數十門大炮，載重可達千噸，可以順風、逆風或側風行駛，特別適合在印度洋上航行。雙桅船則是葡國艦艇，航速快，戰鬥力強。河的兩岸是貿易區，商舖林立。

沙利衛先來到果阿最有名的鬧市——直街。這裏是葡萄牙人與印度人集中進行貿易的地方，有黃金、白銀和寶石交易，更多的是香料生意。一些工人忙着裝箱，另一些工人忙着裝船。印度香料深受歐洲人歡迎，尤其是胡椒，簡直就是歐洲人的寵兒，屬於奢侈品。胡椒不僅是理想的香料，還有顯著的醫用價值。歐洲人到印度來，一是傳教，二是進行胡椒貿易。昂貴的價格，吸引很多人從事胡椒生意，果阿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胡椒貿易市場。據說一船貨物所賺取的利潤，是一次運輸費用的幾十倍之多，葡萄牙王國為此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與財力，賺取了巨額利潤。

「頂級胡椒！神父，買一點吧。」一位本地商人笑着衝沙利衛打招呼。

沙利衛聞聲走了過去。商人見沙利衛走過來，很高興，立刻站起身，雙手合十，說：「神父，您好！」

沙利衛便問翻譯，雙手合十是什麼禮儀。翻譯說是印度婆羅門教禮儀，是祝福的意思。

沙利衛用天主教方式行了平安禮。他看到眼前擺着各種各樣的香料，真是眼花繚亂。商人熱情推薦道：「這是胡椒，頂級的。這是肉桂，也是頂級的。還有薑黃、丁香、茴香、八角，都是頂級的……」商人一邊說，一邊用右手遞給沙利衛看。翻譯說，在印度，忌諱用左手，尤其是婆羅門教徒，吃飯用右手，敬茶、取物也都用右手。

經過翻譯，沙利衛知道了這些香料各自的特點。

沙利衛問商人：「您信仰什麼？」

商人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我信婆羅門。」

「為什麼不信天主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商人顯得有點尷尬。

翻譯暗示沙利衛，不要再問。沙利衛便說：「我買二兩胡椒。」

商人極為高興，稱了二兩胡椒遞給沙利衛。沙利衛也用右手接過，與商人告別。他們又視察了其他地方，到處是生意人，很熱鬧。

臨近中午，他們來到一家醫院。這是葡國人開辦的醫院，來看病的既有葡人，也有本地人。返回的路上，沙利衛問翻譯，為什麼阻止他追問胡椒商。翻譯說，原因很複雜，您回去問問主教大人就知道了。臨近黃昏，他們才回到格爾主教的住所。

「沙利衛神父，初到果阿有何感受啊？」

「請問主教大人，果阿教區有很多婆羅門教徒嗎？」

「是的。這個地方，經常發生教派之間爭奪教徒的事情。印度人大多信奉婆羅門教，還有印度教、耆那教等。所以在這裏傳教，首先遇到的是與其他教派的矛盾。」

「皈依聖教的有多少人？」

「最多的時候達到六萬。後來，其他各教勢力不擇手段，引誘或者逼迫他們背教。現在只有兩萬了。」

「他們為什麼背教？」

格爾主教看了沙利衛一眼，笑着說：「我年輕的神父，宗教從來就不單純是宗教問題。」他接着說，「您剛到此地，要先學習本地語言。能與本地人交流，便於傳教。」

「主教大人所言極是。我正準備向翻譯學習泰米爾語。」

「很好。還要了解一點印度文化，特別是《吠陀經》《羅摩衍那》，這是印度人最古老的文化經典。了解這些有助於說服他們轉信天主。你還要關注錫蘭方面的情況，或許以後需要你去那裏傳福音。不早啦，休息吧。」

在後來的半年裏，沙利衛在翻譯的幫助下，逐步掌握了本地的泰米爾語，做到了交流無障礙。這也得益於沙利衛聰慧的頭腦和天生的語言能力。在巴黎大學，沙利衛接觸過婆羅門教和伊斯蘭教的

內容，來到之後才知道印度還有其他多種宗教，而且教派之間經常發生衝突。果阿雖然被葡國控制，但因處於莫臥兒帝國版圖之外，葡國兵力有限，顧頭難顧尾，所以經常有強盜侵襲。主教年紀已大，力不從心；總督忙於接待國內商船，無暇旁顧。擺在沙利衛面前的傳教任務十分艱巨。

3

沙利衛具有語言天賦，經過幾個月的學習，便初步掌握了泰米爾語。這不，他已經不用翻譯陪同了，只有賴亞跟從他。沙利衛是羅馬教廷的欽使，可以自由傳教。這天，沙利衛決定到果阿農村看一看。賴亞是葡萄牙人，他父親從事漁業生意，所以他從小在海邊長大，有商業頭腦，水性還好，酷愛駕駛帆船，也喜歡文學，尤其喜歡賈梅士和維森特的作品。在里斯本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他認識了沙利衛，而且很談得來。接觸一段時間後，賴亞對沙利衛崇拜有加，而沙利衛也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小夥子。當賴亞得知沙利衛要來印度之後，便提出跟隨沙利衛來東方，趕巧柏拉瓦和葡國國王也正在招募去東方的服務人員，便選中了二十歲的賴亞。他個頭比沙利衛高，體格健壯。賴亞對東方充滿了好奇，願意協助沙利衛來印度傳經佈道。他計劃五年後回國結婚，然後帶上妻子到東方經商，成為一個大商人。臨走時，媽媽將一條金項鍊掛在賴亞的脖子上，說他只要看到這條項鍊，就會想起媽媽，想着回來娶妻成家。

沙利衛帶了一把手搖鈴，這是傳教的工具，對吸引兒童十分管用。他對賴亞說：「賴亞，再帶上五十個波索拉斯克。」

「帶錢幹什麼？」

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

他們步行一個多小時，來到郊區一個叫馬拉巴爾的村莊。剛到村頭，沙利衛便揮動起手搖鈴。他們轉過一個水塘，聽見有人在哭。走近之後，沙利衛看到一位婦女正在哭泣，她的懷裏躺着一個男孩；一群孩子和幾個大人站在周圍，噉噉說着什麼。沙利衛問道：「這孩子怎麼啦？」

哭泣的婦女擦了一把眼淚，看見身穿黑色衣袍的沙利衛，便叩頭道：「仁慈的神父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」

原來，她的孩子到村邊水塘游泳，不幸淹死。她兒子剛學會游泳，水性很差；開始只在水淺的岸邊游，但在深水處游泳的小夥伴不斷招呼他，他也很羨慕，便大着膽子游到深處。於是，水漸漸淹沒了他。聽見小朋友的呼救聲，村裏幾位水性好的男子跳進水塘，把他撈了上來，他已經沒有了呼吸。

孩子媽媽悲痛欲絕。沙利衛蹲下身來，抱起男孩，輕輕敲擊他的脊背，又在他胸口推拿幾下，然後把他頭朝下空着。只見男孩口吐污水，連吐幾口。沙利衛接着繼續叩擊他的脊背，又推拿他的胸口，男孩連續大口大口地吐水。過了一會兒，奇蹟出現了：男孩有了微弱的呼吸；又過了一會兒，男孩慢慢睜開了眼睛。

「孩子！你活了！」

「媽……媽……」

男孩發出微弱的聲音，他的媽媽聽得清清楚楚。媽媽由悲轉喜，喜極而泣。她緊緊抱住孩子，呼叫着：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可把媽媽嚇死了！」

人群中發出一陣歡呼聲：「神父了得！神父了得！」

孩子的媽媽連連叩頭。

沙利衛和藹地說：「感謝天主！是天主憐惜你的孩子。」說罷，他搖起了手鈴。

「感謝天主！」孩子媽媽雙手合十，連聲感謝。

沙利衛轉身從助手那裏接過十個波索拉斯克，用右手遞給孩子媽媽，說道：「孩子身體需要靜養，用這點錢給他買點營養品補補身子。有困難再來找我，天主會保佑你們一家！」沙利衛又搖起了小鈴，對旁邊的大人和孩子說：「忠實的耶穌基督的天主教朋友們，為了天主的愛，你的男孩和女孩，你的男女奴隸，來聽天主教的教義吧。」小孩子們好奇地跟在沙利衛後面，走出很遠才停下腳步。大人們看着沙利衛遠去的身影，人群中不知誰說了一句：「我們還是信天主吧，是天主派使者救活了這孩子。」

於是，他們追上沙利衛，要求受洗。沙利衛很高興，這將是他來到果阿發展的第一批教徒。他要為他們舉行正式的受洗聖事。

「歡迎你們皈依天主。明天我給你們舉行正式的受洗儀式。」

次日，沙利衛和助手來到教堂，看到被救男孩和他的媽媽，還有男孩的爸爸，以及十多位村民早已等候教堂外了。男孩的爸爸昨天出去幹活，被人叫回來的時候，孩子已經救活。他非常感激，也來受洗了。

在莊嚴的教堂，沙利衛給他們實施了浸禮。一共有十五人，他們口誦經文，表達信仰耶穌的決心，確立信德，領受聖餐。

聖事完畢，沙利衛對他們說：「從今天開始，你們就是耶穌的信徒了，我們就是兄弟姐妹了。你們要按時參加彌撒，念誦《天主十誡》《天主經》《聖母經》。」沙利衛頓了頓，接着說，「以後不要行雙手合十禮了，一切言行都要遵行《聖經》的指引。」

「阿門。」

「沙利衛神父救活了一個死去的男孩！」

人們爭相傳頌，這件事情很快傳開了。很多人想見一見這位能起死回生的神父，很多人想皈依天主教。

這天下午，沙利衛坐在桌前閱讀《羅摩衍那》。儘管沒有翻譯的幫助讀起來有些費勁，但是沙利衛還是被詩歌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。他喜歡這部書，情節曲折生動，充滿想像力，特別是悉多這個形象令他感動不已。悉多深愛着丈夫，與之同甘共苦。她受盡苦難，堅貞不屈，即便遭到丈夫懷疑也不改初衷；她委曲求全，忍辱負重，為丈夫生兒育女。這個形象不正體現了天主教的信德嗎？他站了起來，一遍走一邊讀：

使出你最高的權威，拿出你所有的寶藏，
也無法引誘我悉多動搖磐石一般的心臟；
我這顆心只屬於那偉大的英雄豪傑羅摩，
就好像這千萬道光芒只屬於金色的太陽！

沙利衛讀着讀着，不禁聲音逐漸高揚，那樣鏗鏘，那樣響亮……連續一週，他都在讀《羅摩衍那》，這部書令他愛不釋手。還有羅摩和哈努曼的形象，也令他喜愛不已。但是，與耶穌比起來，他們是有缺陷的，只有耶穌是完美的。沙利衛為《聖經》而自豪，他認為，這個世界上沒有哪部經典能超過《聖經》。而他的使命是讓所有人都知道耶穌的偉大，堅信只有耶穌才能拯救人們的靈魂。而他沙利衛，就像悉多只屬於羅摩一樣，他只屬於耶穌。

沙利衛很清楚，要想把印度民眾從原有宗教中脫離出來轉而皈依天主，不能簡單化，須藉助印度文化，找到結合點，引導民眾逐